

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学科教学研究文丛

主编：周建设 副主编：刘贤俊 冯艳

语言教学： 课程与改革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科教学研究文丛

语言教学：课程与改革

主 编 周建设

副主编 刘贤俊 冯 艳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教学. 课程与改革 / 周建设主编.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6

(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科教学研究文丛)

ISBN 978-7-5656-0656-4

I. ①语… II. ①周… III. ①语言教学—文集 IV. ①H0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78941 号

国家级教学团队语言学科教学研究文丛

YUYAN JIAOXUE KECHENG YU GAIGE

语言教学: 课程与改革

主编 周建设 副主编 刘贤俊 冯 艳

责任编辑 佟 旭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西三环北路 105 号

邮 编 100048

电 话 68418523(总编室) 68982468(发行部)

网 址 www.cnupn.com.cn

E-mail master@cnuaph.com.cn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5.25

字 数 474 千

定 价 50.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退换

序

周建设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在中国，读大学是青年人的梦想。然而，实现梦想的机会很少，且主动权并不主要掌握在青年学子手中。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逐渐地很多青年人的大学梦想变成现实。之所以说“逐渐地”，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教育资源有限，能够进入大学的，在适龄青年中所占比例是缓慢增长的。越是升学比例小，得到大学学习机会的青年人其学习热情就越高。他们深知，在国力和家庭经济能力并不雄厚的情况下，学习是一种来之不易的“恩赐”，不得不倍加珍惜。这一时期，整体上说，大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与自主动力是不大需要大学管理者和大学教师特别“叮咛”的。这样的“珍惜”期，在中国历时二十余年。

进入 21 世纪，经济建设的稳步发展，使中国渐显成为世界强国之势。作为强国战略发展之基础，大学教育问题，或者说中国人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提升问题，不允许小步蹒跚，中国需要更广泛地实施大学教育，以更快的速度成为人力资源强国。在这种国际战略地位建设的背景下，1999 年教育大众化的宏伟序幕在一个占世界人口 20% 的大国赫然拉开。应当说，这是让世界震惊的创举。在国内，不仅使前二十年有幸进入大学的“精英学长”欣喜，而且也使无缘接受大学教育的“过来人”振奋，因为他们的儿孙辈也能够幸运地成为大学教育的宠儿。

然而，教育大众化发展，被迫受到多方面的高度关注。政府关注：大学生多了，大学怎么规范运行。社会关注：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是否能够真正适应社会需要。家长关注：我的子女在大学能不能接受到相称的大学知识与训练。学生关注：大学能不能使自己达到相称的大学教育水平。因此，轰轰烈烈的“扩招”十年之后，高等教育质量问题成了大学和大学生不得不做好的答卷。

大学和大学生要向政府和社会提交质量报告答卷都有压力。这种压力派生了两种有趣的现象：大学及大学教育的主体实施者——大学教师抱怨大学升学门槛低，生源质量差，学生学习自觉性不强，学习动力不足等；大学生则抱怨大学教育管理不理想，教师教学水平不高，学校学习环境不如意等。这种“相互抱怨”并非坏事，恰恰说明，大家都在高度关注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并且，为了想交出满意的答卷，都在寻找影响答卷的原因。无论原因是否找对了，其终极目的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首都师范大学一直致力于做出高等教育质量的满意答卷。2009年开始，学校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尝试着在学校和学生两种不同认知路线上寻找一种契合点，探索学生和教师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调研发现：学生和教师共同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人才质量”。任何称职的教师都想成为好教师，成为受欢迎的教师，成为能够真正培养高质量学生的教师；任何对自己负责的学生都希望在大学不虚度光阴，学有所成，成为同类学校毕业生中高质量的人才。为此，学校顺应民心，制定了符合学生和教师需要，促进本科生教学质量提高的“双推计划”。这一计划的宗旨是：积极创造条件，推进教师教学投入，促进学生学习投入，最终达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目标。

“双推计划”是逐渐实施的。文学院从一开始就被列入学校本科教学“双推计划”试点单位。语言学科教师和学生都成为了“双推计划”的重要力量。从2009年下半年学期开始，语言学科教师积极配合学校和文学院的本科教学“双推计划”，合力探索人才质量问题，共同做出高等教育质量的答卷。这套文集，就是“双推计划”的重要成果。其重要性不在于内容本身的正确与充实，而在于展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展示了学生无限的创新意识和较强的创新能力。

语言学科原汁原味出版这样的文集属于首创。内容主要分两大部分：教师关于语言学教学的研究成果，学生关于语言学学习的“读书报告”和“问题思考”。这是师生投身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的一种见证。

教师关于语言学教学的探索来自目前所开设的一些主要课程的教学思考及学习建议，分别由主讲教师个人或教学小组撰写。对本专业的学习要求，教师在课堂上往往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这里集积起来，

既作为老师的阶段性课程教学经验总结，又作为继续改革教学的基础和新起点。关于汉语汉文学学习的总体思考，也是想给学生一点关于汉语言文学学习的宏观认识。让学生懂得大学的课程设置是怎么回事，如何适应及如何在此基础上拓展。西方高校对课程学习的限制较少，选课的跨度可以很大，但是对专业核心课程是有必修要求的。拓展课是基于专业基础知识的补充，否则，学生如果企图课程万能，实际上精力是不允许达到这样的目标的。文学院语言学科教学团队是北京市优秀教学团队，是国家级教学团队，也是具有三个博士学位点和一个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实力雄厚的团队。关于语言教学的思考，既是基于教学经验的思考，又是基于科学研究的思考，对人才培养、教育质量提升有重要指导意义。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大学学习的综合性阐述“汉语汉文学学习谈”，对于大学生总体认识汉语言文学专业性质，以及如何处理语言学科学习和文学学科学习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学生关于语言学习的读书报告是在教学“双推计划”和国家级教学团队建设项目推动下学生进行研究性学习的一种探索。写作过程强调个人参与和集体合作，是对学生研究性学习的检阅。这本集子收集到的学生读书报告，学生的投入并不一样，质量的高低也不一样，这都不是问题，其价值在于，真正是学生主动起来了。学生的个人创造能力和合作精神在文中有很好的展示。同学们在写作中表现出来的认真态度，锲而不舍的研究精神，以及集体探讨、共同攻关的协作作风，让老师们深受感动。

“问题与对话”部分，可以说是一种更大胆的教学改革尝试，发表出来，供教师和未来学生参考借鉴。这里汇集的问题与对话，实际上是在一门课程中布置的练习，但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作业，它是一种学习的创造，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学习革命。其革命性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在具体内容上已经取得了多大成功（实际上，就具体内容而言，无论是问题本身还是教师助教的对话，都存在着一些不成熟之处），而在于它尝试着改革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课堂上，教师公布了一批现成的思考题，教学网上也公布了数百个作业题，但是，教师提出：希望学生自己提出问题，非不得已不做老师出的现成题目，结果百分之百的同学都是自己出题自己寻求解决答案。对话的问题，可能有的提得似乎很平常，甚至有敷衍之嫌，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培养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培养学生创新学习的习惯。老师甚至要求，只要是自己问的，从思维训练的意义上说，都要得满分，哪怕只提出“某一点是什么意思”这样的问题也要得到充分肯定，因为在习惯“听”课的局面下，这样的提问也是一种思维行动。这样的要求，有人可能觉得过于简单，甚至近乎玩笑。我们也承认，当创新性学习在大学真正成为习惯之时，这样的要求，的确会让人不屑一顾，甚至不禁失笑，正像成年人看着蹒跚学步的婴儿忍不住发笑一样，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害怕成年人笑话而停止让婴儿学习走路。因此，我们将这种学步式的文字记下，并且发表给读者品味，是期盼未来大学生更好地思考大学是什么，思考应该如何主动地进行创新性学习。这种实验性要求充分证明，大学生具有巨大的学习潜力，具有丰富的创造精神，都能够带着问题听课，能够积极主动思考。简言之，问题与对话，其革命性意义在于告诉老师们，大学生的思维动起来了。这种思维发动是对基础教育长期养成的知识积累性学习的一种破冰，是学习方式的一种转折，是思维方式的一种升华。这种转折，尽管一开始有不少同学不适应，不愿意发生这样的转变，甚至反感，因为这毕竟要付出更多的投入。但这都可以理解，因为基础教育的习惯性还在干预着学生大学阶段的学习，或者说，这些学生还没有真正认识到大学是什么。但是，只要我们细心品读，不难发现，只要坚持，学生最终会有能力适应甚至喜欢上探索性学习方式的。

在本文丛的编辑过程中，由周建设教授提出总体构架，语言学科全体教师参与研究撰写课程指导文章和教学研究论文，指导学生撰写读书报告。学习语言学科课程的学生均参与研究和写作，部分学生担任读书报告撰写组长，组织小组研讨及其他一些联络工作，统编文字稿件。博士生马玉红、彭琰参与“语义学”课程的助教和部分学生问题的对话工作。冯艳副教授、刘贤俊副教授协助统编工作。徐畅、郑烨琳、赵原、于萌、梁雪芝、王源泉、张海燕、李阳、徐启明、艾思惟、代博宇、刘恩阳等同学认真帮助校对了部分文稿。

本文丛的出版，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全体教师的认真投入，广大学生的积极参与，得到了首都师范大学教务处以及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目 录

教学与指导篇

- 2 汉语汉文学习谈 /周建设
- 12 “现代汉语”主体内容与教学要求 /周建设
- 25 还原本旨：古代汉语教学的根本追求 /洪波
- 29 漫谈殷墟甲骨文教学 /黄天树
- 44 漢語音韻學應記誦基礎內容總覽 /馮蒸
- 96 汉语音韵学的功用与研习 /冯蒸
- 102 怎样写音韵学学术论文 /冯蒸
- 107 训诂学教学当突出其实践性 /宋金兰
- 129 有关语音学课程建设的探讨 /江海燕
- 141 高师院校《现代汉语》词汇学学习指要 /刘贤俊
- 151 文字学教学初探 /张富海
- 161 对外汉语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刍议 /张云秋
- 169 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文献阅读教学初探 /李红 陈英杰
- 187 修辞学课程建设与探索 /邹立志
- 202 “汉语语法史”课程建设实践与探索 /刘敏芝
- 217 小议现代汉语课程设置改革 /彭琰
- 222 “语言学概论”教学概要 /汪大昌 司玉英
- 233 论逻辑学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 /冯艳

问题与对话篇

- 246 关于口语与书面语分开研究 /耿佳隽
- 248 由四个句子想到的 /刘芳
- 250 关于句义不明的问题 /汤琦婧
- 252 修改版：由“语义不明”进而引发的对语义学的思考 /汤琦婧
- 254 意义与意义的不确定性 /李薇

- 256 关于隐喻的思考 /李薇
- 258 关于隐喻的再思考 /李薇
- 261 关于汉语喜悦概念的一点思考 /梁三姗
- 264 对成语问题的一点质疑 /王源泉
- 265 语义空缺的界定 /王源泉
- 266 关于概念隐喻 /王源泉
- 268 概念隐喻理论 /邱蕊
- 270 说话有无意识 /邱蕊
- 271 语义传递的简约原则 /邱蕊
- 273 关于“在”字用法 /游涵淇
- 275 对句末语气词“了”字的思考 /游涵淇
- 277 语义优先还是结构优先 /张云虹
- 279 由利奇层次分析语言片段引起 /张云虹
- 281 存现句的讨论 /张云虹
- 283 读《语义悖论与情境语义学》浅谈情境 /张海燕
- 285 由“这也是一个人”引发的语义学思考 /张欢
- 287 谐音文化与语义学 /张欢
- 289 词义的模糊性 /赵然
- 291 有关动词中心说的思考 /赵原
- 293 关于古代汉语语义分析的思考 /赵原
- 294 有关“语义、句法因素和知觉策略”的思考 /尹天骄
- 298 有关“语义学研究方法”的思考 /尹天骄
- 303 有关“句子理解中语义与句法的关系”的思考 /尹天骄
- 306 有关“语误、失语症与语义关系”的思考 /尹天骄
- 310 对于具体的词和词性的明确和区分 /艾思惟
- 312 谈谈句义的表达和理解 /艾思惟
- 314 论句法、语义和语用的关系 /艾思惟
- 317 以“100个苹果，每人吃1个，能吃多少个人？”为例，谈谈句法学、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 /毛乐
- 318 对上次作业的一点补充 /毛乐
- 320 什么是句法结构，试给出形式证明？ /毛乐

- 321 语义由何而定? /毛乐
- 323 有关“超句语义学”的困惑 /毛乐
- 325 一点疑问 /代博宇
- 327 对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关系的一点想法 /姜元昊
- 329 语言的尽头,思维的尽头 /姜元昊
- 331 老师博客上的三个问题 /李倩
- 333 关于“的”字的用法 /李倩
- 335 关于动词中心说的一些看法 /梁雪芝
- 337 结构与语义谁先定? /刘恩阳
- 338 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 /刘恩阳
- 340 语义的形成以什么为中心? /李阳
- 342 修改与补充 /李阳
- 345 给汉语虚词进行语义分类的困难 /徐畅
- 347 被忽略的口头语 /徐畅
- 349 关于“隐喻”的不同定义 /徐畅
- 351 关于“脑筋急转弯”的语言学问题 /徐畅
- 353 口头语义的歧义 /吕枫
- 355 句子形成以什么为中心? /张倩
- 357 论句子中的歧义现象 /杨洋
- 359 语义由何而定? /郑烨琳
- 360 语义、句法次序关系 /郑烨琳
- 361 关于不同语言的语义学思考 /郑烨琳
- 362 语义学与社会学 /郑烨琳
- 364 关于处所宾语问题 /郑烨琳
- 366 由“在”字看语义句法次序关系 /杨雪
- 368 从汉语单字词到多字词看语义生成规律 /杨雪
- 370 从语义学角度看中国禅语和西方悖论 /徐启明
- 372 从老俗语与流行语看语义转换产生的语用效果 /徐启明
- 376 浅谈“一面……一面……”的用法 /王晓萌
- 379 对“一面……一面……”用法的补充 /王晓萌
- 381 小议汉语中的“将来” /王晓萌

384 小议“或者”的用法 / 王晓萌

387 小议动宾词组的语义结构模式 / 王晓萌

教学与指导篇

汉语汉文学习谈

◇ ◇ 周建设

学生告别多科并进的中学教育，沿着综合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铸就的台阶，拾级而上，终于以胜利者的姿态跨进了庄严神圣的高等学府，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应该说，这是人生求学历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

中学教育与大学学习是有差别的。中学阶段，名目繁多的课程，步步紧逼的灌输，学生们几乎都是按老师圈定的模式，被动地接受老师们希望他们知道的知识。大学阶段则不同，课程的专门化，教授方法的点拨式，时间的自由度，给了同学们一方可以由自己主宰的天地。在这里，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发挥，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也开始显露出来。然而，此一阶段究竟应该怎样将强大的主观能动性与明确的学习目标和科学的学习方法有机统一起来，以圆满完成自己的学业，这是每位大学生从一开始就必须高度重视的问题。

为了使学生跨进大学校门后能较快适应大学学习，避免盲目性，这里对大学阶段的汉语汉文学习做一些粗略的讨论。

一、课程设置与专业性质

(一) 课程设置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等学校设置的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的重要学科门类。它是汉民族语言与汉民族文学的合称，因此，汉语和汉文是该专业的两大主体内容。以汉语为主体，开设的主干课程有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而学习汉语离不开语言学一般理论，因此必须开设语言学概论课程。以汉文为主体，开设的主干课程有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而学习文学离不开文学鉴赏与批评的一般理论，使学生能够从较高的抽象层次掌握文学理论并提高文学作品的鉴

赏能力,因此必须开设文学概论和美学课程。应该说,全面系统掌握了这些课程所规定的内容,也就基本具备了汉语言文学专业所要求具备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因此,这些能够构筑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框架的课程,是该专业的主干课程。

然而,事实上,学习汉语言文学的目的并不限于对语言理论与文学理论的认识,更重要的还在于能够以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指导自己读书作文,因此,写作课顺理成章的成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重要必修课。学习、鉴赏文学作品,光局限于汉民族则容易使思想狭隘,孤芳自赏,夜郎自大,于是在学习中国文学的同时还开设外国文学必修课。依据类似的理由,考虑学生毕业分配岗位的实际需要,不同学校往往还灵活开设其他一些必修课。比如,专攻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同学,毕业后要从事教育工作,那么,学科教学论便是必修课。

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系统中还有相当多的选修课。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类。一是专题研究。它是以主干课程或其他必修课程的学习为前提,针对其中一些重要而又在有限的必修课程计划内无法深入展开的问题进行专门研究、系统讲授,如《音韵学》、《〈说文解字〉研究》、《训诂学》、《语义学》、《修辞学》、《方言研究》、《楚辞研究》、《杜甫研究》、《宋词研究》、《鲁迅研究》等就是这一类选修课。二是应用指导型课程。其出发点在于将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切实具体的行动,展示专修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那种能言善写的倜傥风采,这类课程有《诗词鉴赏与写作》、《交际语言学》、《演讲技巧》、《诗歌小说创作》、《文秘写作》等。三是介绍评述型。即针对某些重要研究领域里的现状和走势作系统介绍评述,以使学生从总体上了解其基本面貌和发展趋势。这类选修课有《当代审美思潮》、《港台文学新思潮》、《现代语言学派流》、《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等。

应当指出,就我国目前情况看,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设置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一定的灵活性。构成该专业主体骨干的主要课程一般是8—15门,必修学时在1200—2000学时,计划开出的选修课一般在50门左右,要求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职业选择的需要选修其中的8—16门,学时在500学时左右。

(二)专业性质

汉语言文学专业性质是由该专业的主体内容决定的,该专业的主体内容是汉语和汉文,因此,这里所谓专业性质,指的就是汉语言文学的性质。概括地说,汉语言文学有四性,即稳定性、包容性、透视性和基础性。

1. 稳定性

从形式上说,汉语言文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首先是语言形式的相对稳定性。通常,人们习惯称汉语,而很少追溯汉语的

来历，也不问汉语言的演化。汉，最初是流淌在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一条河，即今之汉水。《周南·汉广》曰：“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其中，“汉”指的就是河名。由于汉水的源远流长，沿河便有“汉中”、“汉皋”、“汉阴”等地名衍生。刘邦抢先入关灭秦占据汉中一带，被项羽封为汉王。不久，刘邦与项羽展开了长达五年之久的战争，于公元前 202 年战胜项羽，建立了汉王朝，这时的“汉”已由河名、地名变为国名了。汉朝人也被称为汉人。匈奴称勇猛的汉人为“好汉”，直至金朝，“汉”被作为正式的族名流传下来。自汉朝起，汉人的语言被称为“汉言”。而汉语二词连用，表示汉族语言的用法始于南朝宋刘义庆撰的《世说新语·言语》：“高坐道人不做汉语。”句中“高坐道人”指晋永嘉年间西域僧人，他不会说汉话。可见魏晋时的语言也被称做汉语。上溯汉语以前，华夏的共同语言曰雅言。雅是雅正之意。据考，雅语实指周朝国都丰镐地区的语言（今西安西南沣水东岸），丰镐话被视为典雅、规范、纯正的语言。周、秦后，京城迁移，雅言的基础方言情况是秦汉为关中话，唐朝为长安话，宋为汴梁话，金元明清为北京话。换言之，历代中央政权所在地，其方言便为通用的雅言。

尽管历史上对于汉民族语言的称呼并不一致：雅言、通语、汉语、官话、华语、国语及普通话。但它作为语意表达的物质形式是稳定的。读音上，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指出的字音与隋代音韵学家陆法言撰著的《切韵》相类，到明代朝鲜人学汉语的两部教科书《老乞大》和《朴通事》，国内明洪武年间乐韶凤、宋濂奉诏编著的《洪武正韵》等，所述音系并不存在根本差别。考证元代音韵学家周德清据当时北曲用韵于泰定元年（1324 年）写成的《中原音韵》，可以说明，元代开始便是以北京音为标准音。至于词汇、语法的稳定性，只要翻开作品，对历代汉语略作比较便不言而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先秦），“木兰当户织”（汉），“吾爱孟夫子”（唐）“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宋），“满城都是火，官府四山躲”（元），“先生少怪”（明），“孩儿趁早收拾一下”（清），这些语句出于不同朝代，但同具一种主谓结构。南北朝文学家庾信《马射赋》中有“落花与芝盖同飞，杨柳共春旗一色”一联，至唐文学家王勃的《滕王阁序》点化为“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成为千古绝唱，“……与……齐……，……共……一……”这种语言格式至今仍被广泛使用。至于引句中出现的词汇，在当代语言中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其次是文学表现手法的稳定性。汉文，从体裁上说存在着一定差别。楚辞、赋、乐府、骈文、古文古体诗、近体诗、传奇、变文、词、话本、散曲、杂剧、南戏、章回小说等，体式不大一样，但是其表现手法或写实，或拟虚；或整或散；或押韵或非韵；或赋或比或兴……历代中国文章并不能跳出这些表现方式。有人认为《诗经》与《楚辞》截然不同，其实二者共同的因素很多。《伐檀》曰“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哀郢》

曰：“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前为诗，后为辞，我们不能否定其文学手法的共性。

2. 包容性

从内容上说，汉语言文学包罗万象。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探索中华文明源头，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址遍布中国的辽阔大地，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更是星罗棋布，迄今已发现 7,000 多处。由于中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端，东临大海，西有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南有热带莽林的阻隔，所以中国的文明相对孤处，自成一统，形成了世界上唯一未中断过的文明。大约距今一万多年起，中国便由旧石器时代逐渐进入新石器时代，形成了中国新石器时代北方区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细石器文化系统，东方区大汶口文化系统，西方区马家窑文化系统，南方区屈家岭文化系统，中心区的仰韶文化系统。从舞阳贾湖遗址发现的文化现象看，中国新石器时代早期（公元前 8000 年以上—公元前 5000 年）就有对龟灵的崇信及在龟甲上契刻具有文字性的符号，至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公元前 3000 年—公元前 2000 年），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屈家岭文化、良渚文化及各地的龙山文化均显示各种手工业技术水平达到了较高程度，陶、石、玉、漆、木等质料的礼器乐器有了精妙的创作，青铜器已非稀物。这时起，刻画和书写的符号已经明确表示某些内容，形成了中国最古老的文字。史学家通常认为，中国有 5,000 年的文明史（司马迁就是这样肯定的），起始于新石器晚期的黄帝时代，不能不说文字成了衡量文明史的重要标志。许慎甚至认为，文字就是黄帝之“史”仓颉造的。许慎曰：“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始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并说从三皇五帝起历经七十余代，童子八岁入小学，首先学习的是六书，即指事、象形、会意、形声、转注和假借六种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无独有偶，梁代周兴嗣撰写过蒙学读本，曰《千字文》，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一千个，编为四言韵语，叙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由此可见，无论是中国社会的演化史、文明发展史、文字创造史还是文字语言教育史都充分表明汉语汉文一直被视为一种特殊的能包容一切思想内容的载体。

文学是人学，汉文学渊深流长，从神话诗骚到《红楼梦》、《女神》，包容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生活、情绪、奋斗的历程，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汉语言文学的包容性还体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与融合，这种包容不是盲目被动的接纳，往往是以中华文明固有的模式使之同化。以传统的格式破译国外的文学作品就是典型。

明永乐三年（公元 1405 年）郑和首次下西洋之后，东西洋海外诸国贡使和商贾络绎不绝地来到中国。中外交往的繁荣，刺激国人对外来文化的认识与接受。

当时开办了我国最早的外语学校，即明代四夷馆。学员名曰“译字官生”。其中有人曾将两首缅甸文译成汉文，其一为五言律诗：“青草王孙路，风尘四面纱。长亭生早月，晚店送晴霞。钟出僧房夜，泉沉水阁花。韭菜能下酒，不敢问鱼虾。”另一首为七言绝句：“江岸秋风好送行，阳关阴雨几时晴。马蹄别人千山外，沙路云开见日生。”显然缅文汉化了。似乎可以说，尽管汉语言文学对外来文化能够包容，但包容过程中的汉民族之主体文化意识总是根深蒂固的。对此，美国历史学家海斯在其《不变的中国》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评述：“欧洲人来到中国，对中国的影响比印度还要少。很多世纪以来，中国就是一个相当坚固和稳定的帝国。虽然那个帝国包括了不同的种族和宗教，并且被外来的侵略和内战所干扰，但是它却是统一的，被一种浸透到各部分的共同文化团结在一起。蒙古人、鞑靼人和所有其他种族，都是以侵略开始，而总是以被‘文明化’告终。就是说，他们采用了中国的习俗。外国的宗教，如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进展，只是依它们适应中国文化的程度而定。佛教是很能适应的，因而发展得很快。”

3. 透视性

从功能上说，汉语言文学像镜子，通过它可以透视一切文化现象。

首先，通过汉语言文学可以看到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演化轨迹。《易·系辞传》云：“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从此，我们可以了解到神农氏是农业和商业创始人，黄帝是衣裳的创始人。尽管这些记载多少带有传说色彩，但是其意义极为重要，它至少说明，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农业不是外来文化而是自己的祖先创造的。《史记》是以优美的语言、匠心独具的文学手法编撰的历史巨著，以此为镜，起讫三千年之兴替便历历在目。

其次，通过汉语言文学可以看到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就是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和积极的思想因素的汇合凝聚。“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发愤忘食”的持生规范，“卧薪尝胆”的献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立身情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激情，“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踏实作风等等，是中华文化之精华，也是民族之精神。张岱年先生甚至认为：“《周易大传》中的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民族精神的集中表述。”（张岱年《炎黄传说与民族精神》）由此可见，汉语汉文记载着民族精神之基本内容（包容性），又为人们提供了一面镜子来认识这些内容（透视性）。

汉文学的透视性更是显然。因为文学是以语言为工具形象反映社会生活的艺